



我有幸出生于一个红色大家庭，故而父辈们的往事往往说也说不完。我的父亲是朱启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夕，年仅23岁、早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的他，结束北平到上海关铁路段上的短暂工作，奔赴上海。在南来的列车上获悉了这一消息，热血沸腾，爱国忧民之心难以公开诉说，只能默默独自熬过民族史上至暗时刻的到来。

朱启奎是原本由南方党组织秘密发展的党员，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就读期间，与在上海光华高中时的同学、此时正在清华念书的姚依林（化名姚克广）一起，参与组织了“一二·九”运动，还曾用英语通过电话沟通，策划要在次日（一周后的一二·一六）举行更大规模学生游行的路线。当晚临时住在他的胞弟周克（原名朱启奎）处的姚依林，事毕后对一直站在借用电话的小裁缝铺门外望风的周克半开玩笑地说，清华的英语还是不如北大的好啊。

抵达上海后不久，适逢党中央最高领导人从延安派遣刘晓明到上海恢复地下组织，朱启奎成为最早通过甄别、恢复组织联系的二十几位党员之一。“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他和周克、另一位胞弟诸敏（原名朱启聪）及表妹丁佩瑜等人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共地下江苏省委在张爱萍、张执一的领导下，搞到一批武器，武装起工人、学生三百余人，组成了淞沪别动大队，周克、诸敏分别担任一个中队里两个小队的副队长。

朱启奎则考入上海《新闻报》举办的战地记者培训班，结业后成为战地记者。一日凌晨，别动队在华漕镇宿营的一个中队突遭日军飞机袭击，伤亡过半。周克、诸敏率部撤退



朱启奎

父辈们的往事

朱小楝

时刚巧遇上大哥从前方战地采访归来所搭乘的两辆卡车，于是他安排卡车将伤员全部安全送到医院。

淞沪战事使得上海租界迅速成为难民集中地，当时上海佛教界年仅三十岁的青年骨干分子赵朴初带领佛教及慈善界陆续开办几十家难民收容所，急需骨干人员帮助组织管理。党组织派朱启奎作为党的“难委会”党组书记与担任难民收容股股长的赵朴初一起工作。朱启奎适时地介绍自己的胞弟周克、诸敏及表妹丁佩瑜等人进入难民收容所协助工作，组织难民生产自救，还教难民们识字、补习文化。周克在选编教材时特意选入了方志敏烈士所写的《可爱的中国》。各个收容所里安置了许多党员骨干，包括李一氓、陈国栋等。朱启奎、周克、丁瑜还经由赵朴初介绍了公共租界华人教育处陈鹤琴处长，被他聘用为教育处义务视察员。

在朱启奎等人秘密影响下，赵朴初思想上进一步同情和支持共产党。朱启奎于是向他建议，成立一家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著作等进步书籍。他们于是与陈明、方行、梅达君合作，在吕班路西门路（今重庆路自忠路口）成立大众出版社，于1937年底出版了《毛泽东论文集》，也是

在中国最早出版的毛泽东著作。淞沪会战结束后，国民党军队西撤，上海成了“孤岛”，难民越来越多。赵朴初和朱启奎等人商议后决定，以移民垦荒的名义，陆续租船运送难民到温州，然后转送皖南新四军。首批七百多人由朱启奎带队，秘密成行，到达温州后重新编队，就地安置好儿童，留下青壮年，冒着酷暑，步行十几天，终于避开国民党当局的视线，抵达新四军军部。

1940年，党派朱启奎只身前往南京开辟地下秘密战线，从此他先后在日伪和国民党首府“潜伏”近十年。在那里，他结识了房东的女儿杨坤一，并发展为党员。二人婚后生下我的胞妹朱小蔓。渡江战役前夕，组织上得到汤恩伯的“京沪、沪杭沿线军事布置图”，派朱启奎和白沙化装成西药商人，冒险将该图以及“江宁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等重要军事情报成功密送合肥我军渡江司令部。与此同时，周克受苏南党委委派，北上汇报工作，并随身带着一份国民党上海军事布防图，在苏北亲手交给了三野司令部粟裕。

当晚，他与粟裕长谈后正要躺下休息，部队忽然收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命令。于是觉也不睡了，渡江战役就这样打响了。

离开故乡已经不少年了。故乡气候温润，山清水秀，物产丰饶，民风淳朴。当初林健是那么渴望在更广阔的天地里有所作为。他就像一只虎困在笼子里，总想跳出去，到广袤天地里去奔腾、去撒欢儿。抛掉故乡的公职毅然离开，外面纵是凄风苦雨，他也想让自己在最好的年纪里去闯一闯，去活一活。

林健十岁时没了妈妈。父亲供他读完大学，不容易。可是不管日子多苦，两件事父亲每天必做：读书，喝茶。父亲有一间书房，不大，却雅致。这在贫瘠的乡村简直是异类。父亲亲手做好书架，又在书架上摆满了书。白天父亲躬身在田垄之间，每天晚上都会去书房里坐一会儿，看看书，喝喝茶。

读书之前，父亲会洗去手脚上的泥。读书时，父亲不像农民，而像一位作家或者老师。有人来串门，

恰好看到父亲读书的模样，表面上夸夸，言语间却带着刺。父亲笑着，说，乡下人也要读书啊，书里有路啊！像是说给客人听的，也像说给儿子听的。

父亲喝茶则随意很多。书房里有一套精美的茶杯和一把老紫砂壶，父亲却极少用。他喜欢用一个很大的搪瓷缸，抓一把粗茶梗，添满水，盖上盖子，焖一会儿，然后揭开盖子吸着喝，待水变温变凉，就开始咕咚咕咚地大口喝，硬是把茶水喝出啤酒的爽豪。父亲对茶叶不讲究，什么便宜喝什么，说喜欢带涩的味道。林健知道父亲是为他省钱。

父亲最喜欢的其实是故乡的霄坑野生茶。但是他说，这茶以前几十元钱一斤，喝得起。现在要几百元钱一斤，不舍得喝了。父亲还是喝那些十几块钱一斤的粗茶梗。

大四暑假，他给父亲捎回一罐特级霄坑野生茶，父亲将他带进书房，洗壶，温壶，洗茶，冲茶，丝毫不马虎。父亲说不是茶有多金贵，而是咱俩能在一起喝喝茶的时间以后会越来越来少。林健听了，鼻子就酸了。他知道父亲想让他多陪陪他。父亲说霄坑野生茶就像朋友：形美，不能对朋友有任何龌龊和不敬；色透，与朋友接触要多一点，少一些杂质；香浓，要让朋友感

到你正直与热情；味醇，好朋友是用来品的，时间越久，越能品出其中的醇厚。父亲说，故乡也是，人生也是。那天他与父亲聊了很多，直到把一壶绿莹莹的茶汤喝成了白水。

大学毕业，林健挤在大都市，受过很多苦。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想起父亲的书和茶。他对别人说，他的故乡是茶书故里，每至此，心都会隐隐作痛。日子会长脚，他的年龄越往上长，父亲的背越来越佝偻。对于林健来说，亲情与乡愁像酒，像茶，更像一本日夜牵挂却是太久没有打开的老书。

他娶妻，生子，为年轻时那个狂妄的理想尝尽苦头。每年也只在春节时回一趟故乡。很多时候，林健

想，他与故乡、与父亲已经渐行渐远。只不过很多次，当喝了些酒，当午夜梦回时，他就会想念故乡和父亲。那是抓心挠肺的想念，他想他也许需要一种与故乡亲近的方式了。

春天时他回了一趟故乡。他陪父亲喝茶，散步，去秋浦河，去清溪塔，去杏花村，去齐山和霄坑的野茶山，用半个晚上的时间慢慢喝完一壶野山茶……

他说他想回来，陪着父亲，守着几亩茶园和枣林。父亲说你好不容易才在大城市扎下了根，哪能说回来就回来？回来后你能干什么呢？一家子人要养呢！他说这并不矛盾。乡下一个家，城里一个家，乡下的东西拿到城里，城里的东西拿到乡下，这才是生意之道吧？父亲说，这样的事情很多人做过，也有很多人失败过。

他说，我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不仅指他亲自种茶栽枣，还因为他有一位永远守着故土的父亲。父亲能把一本书看透，把一壶茶看透，这世间，还有什么看不透的呢？有父亲在，他的事业必会越来越越好，他也有了粗壮坚实的根。

此后，林健便将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留在了故乡。除了种茶栽枣，将它们做成小小的产业之外，其他大多数时间他读书，喝茶，过着神仙一般的日子。几乎每一天，他都会与父亲喝茶，聊天，散步。看到父亲荡漾在额上沟壑里的笑意，他觉得自己的茶书人生之路是走对了。

他常常与朋友说起故乡，说起父亲，说起故乡的野山茶、焦枣、臭鳃鱼、杏花村和白麻纸。他说人生其实并无多高深的道理可讲——读一本书，喝一杯茶，守一家人，足矣。

捧一把茶壶，中国人把人生煎熬到最本质的精髓。“魂牵祖国，梦绕家乡”的林语堂先生就这样说过。林语堂还说：读书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这就是读书的整个目的，而只有抱着这种目的的读书才可以叫做艺术。

茶书人生，即如此。

茶书人生，即如此。

茶书人生，即如此。

茶书人生

纳兰泽芸



孺子牛

拓荒牛

老黄牛

(篆刻)

徐兵

轨交10号线早就向两头延伸，孤陋寡闻的我忽然发觉从五角场乘地铁去高桥古镇竟然如此方便，真的感叹上海城市建设的神速。轨交10号线高桥有站点，来到高桥老街，我就和友人一起去看“钟氏民宅”。这幢五开间的宅院很吸引人，说它是西洋民居吧，整体布局分明是传统四合院形式；说它是传统江南民居吧，外观上有明显的西式风格，“走马楼”过廊，水泥花式护栏，地板用柚木，均用铜铰链，门楼砖雕完整，每进院落正屋前后设门楼和天井，每进均在中轴线上建传统样式门楼，中西合璧的样式与沪上石库门建筑异曲同工。

我查了一下营造人与业主的资料，钟惠山（1867-1932）从小在高桥海滨村一户苦寒人家长大，自幼年就拜师学艺做泥水匠。“泥水匠”是吴方言对民间修建工匠的一个通俗的称呼，与木匠、瓦匠、钢筋工匠一样，他们经常和水泥打交道，楼层的修建、房屋的修理、墙面的平整等，都是泥水匠的活，所以北方话就叫泥瓦匠。不要小看泥水匠的活，它要求匠人有极强的眼力，以判断墙面的平整性，行话说“一看、二摸、三平整”，拉线要准，砖块要齐，墙面平整，没有多年的从业经验，还真是不好弄。

高桥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行政区划划来划去，划不走乡民谋生的行当，唐宋时期依依盐业，元明时期制作沙船，明清时期则是纺织之乡，到上海开埠时，大量人口汇

聚洋场总得居有所，高桥乃至浦东的泥水匠有了谋生的生计。钟惠山这个高桥泥水匠也在这个队伍中。随着西方建筑理念、建筑材料、建筑工艺的传入，传统的水木作的泥水匠活也要吸收西方元素，才能适者生存。钟惠山肯学习，活干得好，为人又勤勉，从包小工程逐步发展到自创“钟惠记营造厂”，生意越做越大，终成那个年代的“高桥首富”。上世纪20年代末，发了财的钟惠山不忘回报梓里，在镇西街建五开间四合院新宅一座，就是这座钟氏民宅。

开办中国第一家营造厂“杨瑞泰营造厂”的川沙人杨斯盛，是沪上营造业泰斗，作为杨斯盛的后生小辈，钟惠山没有承建过沪上著名的广厦高楼，他的眼光落在了为普通民众建民宅——建造石库门的业务上，精打细算，讲求实惠，一切从实际出发，追求时尚，新意迭出。

回过回头再看钟氏民宅，我想说的是，古镇上的这幢建筑物貌似突兀，如果将钟惠山一生醉心于建造石库门民宅的经历与此结合起来考察，就不难发现，钟氏民

宅实际上是老先生留给后人的一份关于石库门样式的建筑语言。高桥、川沙都是上海出泥水匠的地方。如今不少人言必称“郭达克”，郭达克是重要的，但郭达克的图纸是平面的，如果没有钟惠山这样的泥水匠，再好的构想也难以从图纸上鲜活起来。20世纪十里洋场的建筑，大多由浦东的营造商行承建，以至于上海滩曾经有“浦东人造了半个上海城”的说法。浦东的泥水匠，从水木作到营造厂，他们付出的血汗是可歌可泣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对浦东高桥泥水匠们充满敬意。

新中国成立后，这座宅子数度易主，也曾作为校舍，进入21世纪，已经被公布为浦东新区文物保护单位，保存得很好。还有一些屋子空着，非保护要讲究保护利用，活态传承。建议建成一个高桥泥水匠的匠作博物馆或者纪念馆，既尊重历史，又充分使用起来。不过，那是另一个话题了。

歌可泣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对浦东高桥泥水匠们充满敬意。

新中国成立后，这座宅子数度易主，也曾作为校舍，进入21世纪，已经被公布为浦东新区文物保护单位，保存得很好。还有一些屋子空着，非保护要讲究保护利用，活态传承。建议建成一个高桥泥水匠的匠作博物馆或者纪念馆，既尊重历史，又充分使用起来。不过，那是另一个话题了。

高桥泥水匠

仲富兰

施工单位总是会让人觉得是男人冲锋陷阵的“战场”，但任何领域都少不了女性，尤其是女共产党员在奋斗历程中用智慧与汗水谱写的美好篇章。隧道股份市政集团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党支部书记张红梅就是这样一位在施工单位用“小身板”挺起“半边天”的基层党支部书记，而她的身上也好像总是散发着独属于共产党员的“味道”。

我们总是用“书香味”来形容一个人有书卷气，而张书记的“书香味”则更增添了些在阅读学习中坚定信念的特殊味道。读书学习是提高修养、增长才干的必由之路，作为支部书记，她更是坚持通过学习并从中感悟干事创业的智慧与能力，并将这种精神力量融入工作中。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张书记在带领党员、职工学习党史方面从不含糊，甚至比往常工作时更多了不少“规格”。她每周必定排好时间和领导班

子一起学习党史，同时要求项目部也结合实际在项目书记的带领下共同学习党史。她说：“学习党史我们不光要看书，更要创新学习的方式方法，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增强党性、提高能力和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效”。在她的带领下，公司上下形成了学党史的空前“热潮”，即便有的员工不是党员也下载“学习强国”时常登录学习。“书香味”重一点就会少“世俗气”，学习更重一点凝聚的力量总会更大一些。张书记的“书香味”也是激励我们坚定前行的“助推器”。

作为主营业务板块为房建的施工单位，我们常常笑称“钢筋混凝土味”就是我们的“本味”，张书记身上的这股“钢筋混凝土味”更显特别。

身为支部书记的她，党工团的工作有操不完的心，项目一线更加牵动着她

的心。2020年，上海的冬天经历了两次温度直逼零下七八摄氏度的天气，一个项目为在元旦前达到出正负零的节点目标，必须赶在寒潮前完成混凝土浇筑。项目一线成员在关键时刻都化身为“宁冻自己也不冻混凝土”的“战士”，24小时轮流值班，几乎不眠不休坚守在岗位上。一线在与挑战“斗争”，张书记第一时间为她们准备了丰富的食品、抗寒物资等运送去，白天有工作无法赶往现场，她就下班之后赶到项目一线。

印象最深的是12月28日那天晚上，我和书记一起来到项目所在处。看着项目经理和管理人员眼中的红血丝，担忧和牵挂即使不说也从她心疼的眼神里溢出来。九十点钟的大降温来临前的寒冬夜晚，她依然挺着她有些单薄的

身板守在工地现场，一边关注施工进度，一边慰问工作人员，迟迟不肯回去。月光掺杂着塔吊上方的灯光打下来，映照在正站在大片钢筋筑起的“堡垒”中的她的脸上，我闻到了她身上飘来的独属于我们施工行业的“钢筋混凝土”的香味。

无论是“书香”还是“混凝土香”，集聚在她身上没有半分的违和感。在张书记的带领下，我们支部获得过“国资委党支部建设示范点”的荣誉，也是集团内先进基层党组织。

作为员工，我们都坚信，张红梅书记会带领我们奔赴在用这两股“香气”和更多“味道”绘就的蓝图过程中，贡献基层党组织的力量。

明请看《让初心在基层岗位上闪光》。

我们的“双味”书记

彭滢



明请看《让初心在基层岗位上闪光》。

责编：郭影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